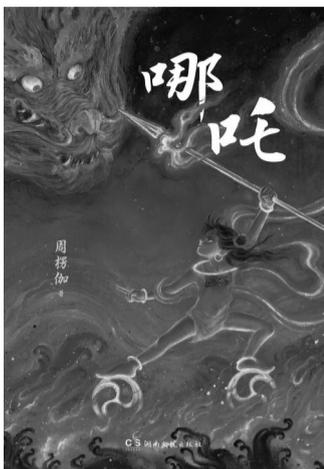


书摘

哪吒得名，这么随意



《哪吒》
周楞伽 著
湖南文艺出版社

李靖正在心烦意乱，愁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忽然从内室那边跑来一个丫鬟，满面惊慌，脚步歪斜地直冲到李靖面前，战战兢兢地道：“启禀老爷：大事不好！……”

李靖大喝一声道：“什么事大惊小怪？”

那丫鬟经李靖一喝，吓得魂飞魄散，不觉双膝落地，口吃地咕咕咯咯地道：“启禀老……老爷，奶奶生下了……生下了……”

李靖双眉一扬，心里一块大石头落下了地，忍不住喜形于色，眉开眼笑地道：“奶奶终于生下了，真是谢天谢地！可你怎么说大事不好？”

丫鬟仍旧不改她那惊慌的态度，和李靖那欣喜的神情恰好相反，现在反是她变得愁眉不展了。她继续口吃地咕咕咯咯地说道：“真……真……真……大事不……不好！奶奶生……生下的是一个……一个……”

“一个什么？”李靖忍不住焦躁地拔出宝剑来吆喝。

那丫鬟见李靖亮出宝剑，以为要杀她了，吓得魂飞天外，不觉脱口而出地道：“生下了一个妖怪！”

李靖猛吃一惊，手里宝剑“呛

哪”一声坠地，积在心头三年零六个月的满腔希望刹那间变得烟消火灭，止不住长叹一声道：“有这等事！你且说，是什么样的一个妖怪？”

丫鬟这才明白自己说错了，恐怕李靖怪罪，慌忙更正说：“不是妖怪，是一个怪胎！”李靖搓手顿脚地说：“妖怪也罢，怪胎也罢，总之是家门不幸，才会生出这个妖孽！你且说，这怪胎怪在什么地方？”

丫鬟这时才惊魂略定，从地上站起身来说：“小婢也说不出怪在什么地方，只知道别人生下来的孩子，总是有头有肚，有手有脚，有臂有腿，可是奶奶生下来的却什么都没有，是一个溜溜圆滚的肉球。”

“有这等事！”李靖惊得目瞪口呆，心里半信半疑，便吩咐那丫鬟道：“你快去拿来给我看看！”

“小婢拿不动！”

“你不是说那怪胎是一个溜溜圆滚的肉球吗？既然是球，就像蛋一样，会滚，你不必用手去拿，只要推着它滚！滚！滚！滚过来，滚过去，它自然就滚来了。”

“好！”丫鬟领命进去了，不多一会儿，就同了一个养娘，你推我搡地像转轮子一样转出一个很大很大的肉球来。那肉球溜溜地在厅堂里滚来滚去。说也奇怪，滚进来以前，厅堂里冷冰冰、暗沉沉的，好像严寒的冬天；一到那肉球滚了进来，立刻满屋红光，异香扑鼻，变成明媚的春天。

李靖心里虽然暗暗诧异，但毕竟敌不过生了怪胎的烦恼，恨恨地对准那肉球的半中腰用力踢了一脚，一面看着肉球溜溜地滚过一边去，一面高声喝道：“张龙何在？”

“有！”家丁张龙毕恭毕敬地走到李靖面前，跪下磕了一个头，站起来，垂手而立，不敢仰视地说道：“老爷有什么吩咐？”

李靖长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家门不幸！奶奶怀孕三年零六个月，竟生下了一个肉球，说出来叫人羞

死！现在我打算这么办：命你把这肉球送到荒郊野外，深山大泽，荒无人烟的地方，总之是越远越好，让豺狼虎豹、鹰隼鸟鸢，吃得皮骨不留！你回来不许声张，就像没事人一样，如敢故违，军法从事！”

“得令！”张龙答应了一声，便把那肉球推推搡搡，一路溜溜地滚出去了。

说来也怪，那肉球好像有知觉似的，在热闹地方，溜溜地滚得很快；一到荒郊野外，似乎知道要暗害它，竟懒洋洋地不肯滚了，有时向前推一步，马上向后退两步。张龙累得满头大汗，心里憋着一肚皮闷气，暗想：“像这样推到何时才得了结？反正都是荒郊野外，管它路远路近，丢了就是，只要回去不提起，人不知，鬼不觉，有谁知道我把它抛在近处？谁耐烦推这家伙一辈子！”越想越觉有理，于是来到一处荒郊野外，看见有几棵大松树参天盖地地挺在前面，便把那肉球拼命踢了一脚，喝了声：“滚！滚！滚！滚蛋！”就折转身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那肉球溜溜地向前滚着，滚着，越滚越快，一直滚到一棵大松树前，撞在松树上，只听得“啪”的一声……

怎么样？

破了！

肉球撞在松树上，照理最多破开一条缝，可是这一次却不同，因为它滚得快，来势猛，竟整个地破了开来，但见：一瓣、两瓣、三瓣、四瓣、五瓣、六瓣、七瓣、八瓣、瓣瓣裂开。

那里面是什么馅心？

是你想不到的馅心！原来是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囡睡在里面，右手套着一只金镯，小肚皮上裹着一幅红绫做的兜肚，白的肉，衬着黄的金镯，红的兜肚，分外夺目。

……

他正哭得起劲，忽然长空中一声嘹亮的鹤唳，真是“鹤鸣于九皋，声闻于天”，把他的哭声完全掩盖了。叫声未止，便见一只玄鹤张开两条宽大的翅膀，遮天盖

地地飞将过来。你道什么叫玄鹤？玄鹤就是黑鹤，据说鹤活到两千岁，身上的毛就变成黑色，所以玄鹤是最长寿的鹤。鹤背上骑着一个金簪贯发、身穿道服、三绺长须、眉清目秀的道士，望了望下面哭着的小囡，连忙按了按鹤颈，让那玄鹤飞下来，一面向下高声喊道：“小孩莫哭，贫道来也！”

你道来者是谁？原来是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。他刚从昆仑山玉虚宫朝拜了师父玉虚尊者回来，骑着玄鹤飞过这荒郊旷野，猛听得一阵哭声，按住云头，向下一看，早知这小囡的来历，连忙控制住玄鹤，慢慢地飞将下来。到得地面，才把手里的拂尘指着小囡问道：“小孩，你哭什么？”那小囡正在孤独无靠之中，忽见眼前前落下来一个飘飘出尘的道士，亲切和蔼地问他为什么哭，好像从半天空里落下一位救星似的，这一喜非同小可，慌忙跪下来，磕了一个头，然后站起身来诉苦道：“师父，你看，天气这样冷，风这样大，我身上一件衣裳都没有，眼见得要冻死在这里，你叫我怎么能不哭？呜！呜！”

太乙真人惻然动怜地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小孩，你别发愁，有我在，决计不会冻死你，你放心就是！”一面说，一面从身边取出一颗丸药，递给那小囡道：“这叫辟寒丹，吃了下去，登时浑身暖和，再也不怕冷。就是冻死的人，只要还没有断气，吃了也能活过来。”

那小囡双手接过丸药，望嘴里就纳，先润了两口涎沫，然后咕嘟咕嘟地咽了下去。不咽还可，这一咽，登时好像有一团火球在身体里面滚来滚去，透过四肢百节，五脏六腑，浑身没有一处不是热气腾腾，身上连一丝寒意也没有了，就像雪狮子向火似的，融化在暖和的气氛里。

太乙真人含笑望着他问道：“怎么样？身上还冷吗？”

“不冷了！”那小囡身上一暖和，无忧无虑，不觉又勾起刚才初醒时的疑问，忍不住向太乙真

人问道：“师父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我是哪里来的？怎么会在这里？”

太乙真人温和地望着那小囡，只见他浑身雪白粉嫩，玉雪可爱，两个粉拳头合抱在一起，显出尊师敬长的态度，止不住又喜又怜又爱，便耐心地原原本本地告诉他道：“这里是陈塘关。你父亲乃陈塘关总兵，别号托塔天王李靖；母亲殷氏。你有两个哥哥，大哥叫金吒，乃五龙山云霄洞文殊广法天尊的徒弟；二哥叫木吒，乃九宫山白鹤洞普贤真人的徒弟。只为你母怀孕三年零六个月才生下你来，生的又不是人样子，乃是一个肉球，你父亲不知道那肉球的馅心里面有你这个小宝宝，以为家门不幸，生此怪胎，一时愤怒，就叫家丁张龙把你抛在荒郊野外，让豺狼虎豹吞食。那张龙把肉球抛在一棵大松树下，肉球撞着松根，破了开来，你才得出生。这就是你的来历。”

那小囡出神地听着，听了他的家庭情况，听了他的出生经历，忽然问道：“师父，我有两个哥哥，大哥叫金吒，二哥叫木吒，那我叫什么吒呢？”

太乙真人想不到他会有这一问，竟被问得张口结舌，回答不出来。过了好半晌，才搔搔头皮，说道：“不错，你问得有道理！你大哥叫金吒，二哥叫木吒，名字里都有一个‘吒’字，那你的名字里也应该有一个‘吒’字才对。可你叫什么‘吒’呢？水吒？火吒？土吒……不行！不行！难听！难听！你到底叫什么‘吒’才好，倒真叫人烦心！”

太乙真人皱了皱眉头，忽然灵机一动，窍门大开，猛地在自己脑门上拍了一巴掌，笑逐颜开地道：“有了！有了！你刚才不是问我，你是哪里来的吗？你是哪里来的？哪里？哪里？哪……哪……你就叫哪吒好吗？”“好！我就叫哪吒！”哪吒高兴得接连翻了两个筋斗，从破裂了的肉球里一直翻到太乙真人面前，趁势在他面前一跪，说了声，“多谢师父！”

读享

□南京 吴晓平

和一帮老友去广西旅游，一下车，就被东道主接到豪华酒店宴请。我说应酬繁巨，累且吃不好，还不如随便吃碗当地出名的螺蛳粉。东道主大咧咧说，你说老友粉啊，满街都是，有机会吃了。

接下来几天的确吃到了，酸笋螺蛳，还可随意添上各种海鲜肉沫之类，透鲜微臭，就是我们常说的螺蛳粉。只是不明白，为甚满街都写作者老友粉呢？

故事。和所有地方的名牌小吃一样，都有各种各样的传说和故事。一路上，导游讲了许多老友粉的传说，我感觉大都是后人编出来的，就像朱元璋落难时吃的“珍珠翡翠白玉汤”一样。好在外出旅游，就是在各种新鲜玩物和传说中打发时光，大家并不在意。我们在意的是同行的老友，就像这趟广西行，北海银滩、涠洲岛、友谊关……包括出境越南，我们都去过。之所以还来，是因为

一帮几十年的老友，如今都年届古稀，见一次少一次，聚一回是一回了，所以大家格外珍惜。一路上，谈资全是儿时故事、同学之情，东道主说，耳根都听出老茧了，你们还说得津津有味？正嬉闹间，手机响了，低头一看，大惊失色，黯然神伤……

闻兄走了。

闻兄是我同学，从小学一年级一直读到中学的老同学。说起来造化弄人，他的妻也是我从小学到中学的同学，全班出名的美女，甚至说校花也不过分。我是少先队中队长，两道杠；她是大队委，三道杠，每次全校文艺演出，她都风光无限地站在讲台上打拍子。闻兄可就惨点儿，个头儿矮，从小学到初中，都坐全班第一排。成天脏兮兮的，拖条长长的清水鼻涕，一吸又进去了。说起来还是干部家庭，身上旧军装不断，可惜不是一只袖子扯破，就是口袋撕下一片在风中飘荡。成绩也不好，大部分时间，都是被老师拎在

老友粉

墙角罚站。再也没想到，几十年后，也就是我早已成家，有了娃娃后，忽然听说，闻兄和我们的校花结为夫妻了。在我印象中，无论如何他俩似乎也捏不到一块儿，可生活就是这么无常和诡异，常人看上去的不可能，恰是生活中逼真的现实。

闻兄主动和我联系上，是因为小说。见面已是一高高大大的人民警察，比我个子还高，恭恭敬敬递上一摞厚厚的稿纸，是他第一部手稿，20万字，“请老同学指正！”那时我刚刚当上记者，因为几篇小说在全国获奖，他以为我就是作家了。碍于老同学情面，且是20多年未见的老同学，我只得打起精神，连续苦读几个夜晚，仔细提了许多意见，从内容到形式，甚至连文中错别字，都一一勾出，请他修改。没想到这小子不领情，皱着眉头才听我说了几句，就满脸不服气地说：这稿子我已经送艾煊、海笑看过，人家是大作家，都说我写得好，怎么到你这里

就有这许多不是？我一听话不投机，赶紧刹住说：你既然已经给大作家看过，还找我这无名小辈作甚？

这是我们毕业后第一次见面。第二次见面是半年后，他又写了一部长篇，又来请我指正。这回我学乖了，马马虎虎看过，顺手送上几顶高帽，比如立意高远啊，文字灵动啊，难能可贵！哪晓得他一听我如此夸他，喜上眉梢，打断我的话头说：喂，既然你这么说，帮我推荐一下，随便找家出版社发表了可好？

我吓得差点咬掉舌头，说：我只不过一个报社小记者，哪有这大脸面推荐？再说了，我刚才只是讲你文章优点，缺点我还没说哩！

他一把夺回稿子，很失望。和我们同时代人一样，他心底也有个文学梦，吭哧吭哧写了几十年，一直没能发表。直到去年，他还在微信上写了几万字给我看，说是另一个长篇的开头。毕

竟退休近十年了，文字中火气全无，都是老城南的真实经历，我读了连连叫好！怕他又叫我拿去发表，赶紧丑话说前头：好归好，这种文章只能自娱自乐，想发表我也是推荐无门噢！

几十年相处，我们两家经常走动，已经很熟了。闻兄好交往，经常召集多年未见的老同学、老友相聚，尤其退休后，聚餐都是他掏腰包。家里面积不小，又在楼下租了一间房做工作室，用水泥雕塑横看成岭侧成峰啊、一江春水向东流啊……成天生命不息，折腾不休。其实我知他心底文学梦尚未灭，孩子婚事还没解决，工作亦不稳定，心头有许许多多丢舍不下，就这么撒手走了！

广西回宁已多日，那天嘴里没味，泡上一包带回的老友粉，睹物思人，想想随着年齿长矣，欢聚的老友终一个个离去，忽地泪水漫溢。老妻惊问，不年不节的，你又怎么啦？我揉揉眼说，没什么，老友粉辣的。